

中
國
傳
奇

文學藝術家傳奇(二)



編著者：本社編輯部
主編：姜濟
出版者：莊嚴出版社
發行人：鄭惠文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
經銷處：明道書局
地址：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
電話：八三六八三一五・八三一八五〇一
郵撥：13295140 明道書局
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
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、請寄回更換

中國傳奇

迷樓中的隋煬帝楊廣·····	一
初唐四絕的風華·····	七
附錄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·····	一六
陳子昂的成名·····	二九
王維詩中有畫·····	三三
詩家天子王昌齡·····	三九
詩仙李白·····	四五
附錄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·····	五三
詩聖杜甫·····	七一
白居易老嫗都解·····	七七
元稹的薄倖與多情·····	八三

韓愈文起八代之衰·····	九一
柳宗元的幽怨·····	九一
苦吟詩人賈島·····	九九
詩鬼李賀·····	一〇五
杜牧的放誕風流·····	一一一
撲朔迷離的李商隱·····	一一七
牛僧儒的艷遇·····	一二五
花間才子——溫庭筠、韋莊·····	一三一
詞聖李後主·····	一三九
六一居士歐陽修·····	一四七
王安石的變法·····	一五五
·····	一六一

迷樓中的隋煬帝楊廣

楊廣，生於南北朝時代的北周武帝天和元年（西元五六六年，即南期陳文帝天康元年），卒於唐高祖武德元年（西元六一八年），在歷史上原是個著名的暴君。他一名英，小字阿廢，是隋文帝的次子。他由於排行第二，本來沒有繼承皇位之權，但因他的哥哥楊勇，立為太子之後，過於驕矜，竟在冬至之日，張樂接受百官的朝賀，致招隋文帝之忌；兼之他又貪好女色，東宮裏的內寵很多；他的母親獨孤皇后，替他選定了一位姓元的女子做王妃，不知如何，竟就突然死去，這也引起了獨孤皇后的猜疑。既然父皇與母后對於這位太子都有了不滿，楊廣就乘機使用挑撥離間之計，極力破壞哥哥楊勇；在父母親面前搬弄許多是非。至於他自己，卻裝得十分樸素，十分孝順，又串通朝上的權臣楊素，內外呼應，藉以騙取父母親的歡心。結果，隋文帝受了他的愚弄，對他就有了偏愛。到開皇二十年（西元六〇〇年），隋文帝更聽了獨孤皇后的話，破例廢黜太子，把楊勇貶降為民，改立次子楊廣，終於使他得承帝位。

楊廣立為太子之後五年，隋文帝生了重病，他奉召入宮侍疾，因為知道父親將死，而自

己新主未久，同情廢太子楊勇的人很多，生怕父死之後，皇位有變，忙寫了一封密信，向他的心腹楊素問計。楊素給他擬了一個詳細的計劃，密封進呈，不料此信被宮人誤送，落在隋文帝手上。文帝拆閱之下，發現他包藏禍心，不覺大怒。偏偏他在這一天的上午，又曾調戲父親所寵幸的一位陳夫人，這陳夫人在隋文帝面前垂淚飲泣，婉訴太子無禮。隋文帝因此種種，忍不住罵道：「畜牲哪堪付託大事，獨孤后誤我！」當時，他又想恢復長子楊勇的太子地位，派人草詔宣楊勇入宮。事為楊素所聞，急向楊廣告變。兩人馬上採取緊急措施，下令逮捕草詔人，並宣佈宮中戒嚴，把隋文帝的左右近侍，一律趕開，這樣就提前結束了隋文帝的性命。當日黃昏時分，他派人送了一個小金盒給陳夫人，陳夫人以為太子要把她賜死，裏面藏的準是毒藥，不禁大驚。怎料打開一看，卻原來是個同心結。陳夫人大憤，不肯收受。但禁不住許多宮人的催迫，她最後也只得俯首拜領。是夜，楊廣就把陳夫人收為妃子。次日，他發喪登位，首先把哥哥楊勇賜死，以後就安安穩穩地做了皇帝。

隋煬帝登位以後，一改過去矯扭造作的樸素作風，生活變得十分奢華。大業元年（西元六〇五年），他徵集了無數的民工，在洛陽城西十八里，建築西苑，作為遊樂的場所。苑內有面積很大的人工湖，堂殿樓觀，異常華麗。苑內的樹木，到了冬天自然要落葉，他便叫人剪了彩綾，作為花葉，綴滿樹上，顏色舊了又換新的，湖內也佈滿綾製的荷花菱葉，不讓湖

水結冰。這西苑之內的建築物，共分十六大座，稱爲十六院，每院設美人二十名主持。其間曲檻迴環，長廊曲折，千門萬戶，闐麗爭奇。此外，他又在宮中的觀文殿前，建了幾座大書房。據〔資治通鑑〕一書的記載，這些書房採用方形的門戶，錦幔低垂，門上裝有兩個能夠自動升降的機械人，稱爲「飛仙」。隋煬帝如果要進書房，就由宮人捧着香爐作前導，只要走到門前，踏着裝在地上的機關，這些「飛仙」就會自上而下，把帷幔拉起，所有門窗，也都一一自動打開；到他走出書房，就會自動垂閉。這種全部自動裝置的派頭，就算在現代，也不能不算是相當高級的享受；在一千三百年前，那就更屬於驚人的豪闊了。

但是，隋煬帝個人的生活，儘管窮奢極侈，當時的北方風氣，卻還是十分樸素的。他在未成太子之前，曾經做過十年的揚州總管，習見南方的富庶繁華，自己又「善爲吳語」，說得一口流利的蘇州話；所以覺得北方的生活，枯燥無味，遠不及江南的綺膩溫馨。於是就下令開鑿運河，由洛陽直通揚州，好讓他隨時南遊。總計他在位十二年，前後三次巡幸江南。巡幸時，運河上的船隊，浩浩蕩蕩，銜接二百多里，他自己坐在四層高的龍舟上，龍舟全部用珠玉裝飾；其他侍從的船隻，也很華美。兩岸還有騎兵和步兵護衛，旌旗蔽空，明燿水陸，成了一時的盛事。

由於他經常巡幸揚州，所以又在揚州西北部建了一座著名的「迷樓」，作爲行宮。這一

座迷樓，由當代的天才建築師項昇代爲設計，其式樣之工，佈局之巧，成了中國建築史上的奇蹟。據晚唐詩人韓偓所作《迷樓記》中間的描寫，那是：「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，幽房曲室，玉欄朱楯，互相連屬。迴環四合，曲屋自通，千門萬牖，上下金碧。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障於戶傍。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，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。」正因爲它的規模宏大、結構巧妙，所以外人誤入其中，往往整日摸不到出路。隋煬帝本人也曾因此引以自豪，說是：「使真仙遊其中，亦當目迷」，所以才給它定名爲「迷樓」。

當隋煬帝流連揚州的時候，就住在這迷樓之上，縱情聲色。大批的江南佳麗，不斷被送入樓中，承歡侍宴；其中免不了有些女子，不願向這位風流天子奉承色笑，於是隋煬帝就採用強迫的手段，由當時一位著名的機械工程師何稠，給他製造了一部「御女車」，只要把女子放入車中，就有種種機械困礙着她的手足，使她動彈不得，無從反抗。其後，何稠又發明了一種「轉關車」，據說能够昇降樓閣，如履平地；面其最大的特點，則是可以用作合歡牀，車子的本身，會自行搖動。隋煬帝得之，如獲至寶，就替它命名爲「任意車」。此外，迷樓中又收羅了大批的秘戲圖，懸於閣上，每一幅都出自精工巧製，足以盪魄移情。後來，又有一個名叫上官時的官員，鑄了烏銅屏數十面，高五尺、闊三尺，磨成鏡子，獻了給隋煬帝。隋煬帝也把它們送入迷樓，作爲屏風，環繞着自己的寢室。從此巫雲楚雨，盡入鏡中。他

自己卻引爲得意，高高興興地對人說：「繪畫得其像耳，此得人之真容也，勝繪畫萬倍矣！」所有這一切，都可以說是迷樓中的秘密。隋煬帝的放縱與荒唐，也於此可見。

就因爲隋煬帝是這樣的揮霍無度，荒淫無恥，所以他只在位十二年，就把父親積聚下來的國家財富與政治威信，完全耗盡；結果天下大亂，豪傑四起，他自己也招致了殺身亡國的慘禍。不過，他在政治上雖則完全失敗，在文學上卻別有他的成功之處。因爲他很有天才，又長年生活於豪華的環境中，所以他所作的艷曲，在文學史上十分著名。而且，他既在文學上高舉降幡，傾倒於綺軟纏綿的齊梁風習，那就自然影響到一代的風氣，使得統一後的中國文壇，能在南方文學的原有基礎之上，繼續走向繁榮，並在題材上與技巧上，都獲得進一步的展拓。

隋煬帝所做的詩，流傳下來的固然不多，可是，在技巧上也往往有獨到之境。例如他作有〔春江花月夜〕一首，全詩只有四句：「暮江平不動，春花滿正開，流波將月去，潮水帶星來。」可是，就在這短短四句之中，已展開了一幅無限生動與無限豐富的風景圖畫。這種文學手法，的確是可以獨步一時的。

有人說：隋煬帝本身雖是一位詩人，可是他對別人的詩才卻相當妬忌。相傳他手下有一位臣子，名叫薛道衡，當時很有才名。他本來是北方人，北人的詩，素爲南人所看不起，不

過，他的詩卻是例外。他曾在陳朝做官，有一次，寫了一首《人日思歸》，頭兩句是：「入春才七日，離家已二年。」當時，人們看了都輕蔑地笑道：「誰說他會做詩呢？這算得是什麼詩句？」但後來讀到後面的兩句：「人歸落雁後，思發在花前。」大家這才佩服不置，以後對於這位北方詩人的作品，也另眼相看。可是，薛道衡後來寫了一首《昔昔鹽》，其中有兩句是：「階隴懸蛛網，空梁落燕泥」，隋煬帝覺得他寫得很不錯，口上雖然讚美，心裏卻頗為嫉妬，就索性說他妄論時政，借故把他殺掉，並且憤然道：「看他還能作『空梁落燕泥』不能？」這就是說：隋煬帝是在忌才殺士。不過照正史上的記載，則薛道衡之死，主要是因為上了一篇《文皇帝頌》，大讚隋文帝楊堅樸素英明，有譏刺隋煬帝之意，所以才招了殺身之禍。至於他所作的「空梁落燕泥」，也不見得怎麼高妙，隋煬帝未必就會因此而殺他。

此外，據說隋煬帝又曾作《燕歌行》，當時的文人，一個個都爭着賦詩奉和，但沒有一個的作品能比得上他，只有一個王胄，卻寫得有聲有色，幾乎要駕凌原作，這使隋煬帝看了，大不高興，因此銜恨在心，結果也把王胄殺掉。王胄死後，隋煬帝還坦然朗誦他的警句道：「庭草無人隨意綠」，確是佳句，可惜以後不能再作了！」

初唐四絕的風華

在中國歷史上，唐代大一統局面的出現，不僅結束了隋代以前的種種政治紛爭，而且也總結了隋代以前的種種文學探索；這時候的文學，有了安定而繁榮的社會做基礎，吸收了東晉、南北朝以及隋代試驗過來的種種技巧與手法，開始走上了一條穩定發展的康莊大道。文壇上表現得海闊天空，各種各樣的人才，風雲際會，一時並起，其間首先有了特出表現的，就是著名的「初唐四傑」。

「初唐四傑」包括的是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四個人，合稱為「王楊盧駱」。他們生於唐代初年，繼承着南北朝以及隋代末期的綺艷文風，開始作出新的變化：把過去的綺靡，一變而為雍容華貴；把過去的浮艷，一變而為端麗堂皇。這種變化，表面上似乎很不容易分辨，因為綺艷與華麗這兩種文風，表現起來是差不多一樣的。不過，自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而至隋，這六朝文學上的綺艷作風，由於缺乏實際的社會基礎，所以完全是海市蜃樓，深入觀察起來，就會覺得空洞無物；但是，「初唐四傑」的華麗作風，卻有上昇期的唐代社會提供了繁華安定的具體條件，使他們變得氣壯情真，一洗過去那種強顏歡笑的痕迹。打

個淺近的北方：「初唐四傑」的風格，有如名門閨秀，身上披了珠光寶氣，愈加顯得明麗端莊；而六朝文學的氣習，有如歡場兒女，儘管打扮得玉琢金雕，到底掩不住風塵色笑。這就是兩種文學的不同，這就是兩大作風的分野。

「初唐四傑」中的第一人，就是王勃，他生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（西元六四八年），卒於唐高宗上元二年（西元六七五年），一字子安，絳州龍門（現在山西河津縣的西部）人。他的祖父王通，在隋代是個聲名赫赫的大學問家，通常稱爲「文中子」，被目爲一代學術權威；父親王福峙，也是隋唐之間有名的文士。王勃自幼生長於文學氣氛濃厚的家庭之中，受到前輩的薰陶，所以文學方面的修養，十分湛深；加以他本人又很有天才，因此在寫作上很早就有了卓越的成就。而且，除王勃外，他的五位兄弟，也大都聰穎過人，一家之中，有三人考得了進士，所以時人稱他們爲「王氏三珠樹」。他們的父親，也頗以有這樣的兒子而自豪，常常向人家誇耀兒子們的才幹，所以人們背地裏總說他有「譽兒癖」。

相傳王勃在六歲的時候，便會做文章，九歲那一年，讀當代大學者顏師古所注的《漢書》，就居然發現書中有許多不妥的地方，於是作了一篇文章，題名「指瑕」，用以指出其中的錯誤。他以小小的年紀，就有這樣的眼光和膽識，可真是不容易的。

到他十四歲那一年，有一位太常伯劉祥道，出巡各地，到達絳州。王勃就自動上書，陳

述他自己的志願，向劉祥道作自我介紹。劉祥道看見了，對他的志氣和才華，都大為讚賞，回到朝中，遂將此事奏報當時的唐高宗李治。李治聽了，覺得十分驚異，便下令召他入朝，面試對策。王勃才思敏捷，對答如流，結果竟名列高第。這時，他還不到二十歲，朝廷就委任他做了一名「朝散郎」。當時，皇族中有位沛王，仰慕他的才名，還特地請他到王府中當修撰，從事編纂工作，對他十分敬重。

其時，天下承平，上流社會中盛行一種鬪鷄的玩意，通常下注很大，是一種賭博性的遊戲。王勃在沛王府中，朝夕看到王孫公子們在鬪鷄，而他自己又少年好事，自恃才氣縱橫，有一次就戲寫了一篇《檄英王鷄文》，意在開玩笑。不料這篇文章後來卻給唐高宗看見了，他認為王勃有意要離間諸王間的感情，一怒之下，竟把他逐出王府，貶為虢州參軍。

王勃遭到了這樣的意外打擊，心中十分難過。路過劍南，登上葛懷山，想起了當年諸葛亮的豐功偉績，不免感慨於自己的失意無聊，遂在長嗟短歎之中，把自己的抑鬱心情，寫成了好些詩作。這一位本來文章蓋世而又曾經春風得意的少年，竟也嘗透了世路崎嶇的滋味。

可是，還有一個更大的不幸跟在後頭。他在虢州任內，偶然收留了一名有罪的官奴。初時，他出於同情心，把那人秘密藏起；但後來因為政府緝捕得緊，他又怕會洩漏風聲。在進退兩難之中，他便後悔起來，為着免受株連，竟把那人私下殺掉，以圖滅口。但是，這事後

來終被揭發，王勃遂因謀殺之罪，被捕下獄，依法本應論死。幸而這時恰巧朝廷大赦，這才使他倖免一死，改判短時期的監禁。他的父親王福峙，也因此案牽連，被貶到當時還是蠻煙瘴雨之區的交趾（現在的越南地方）去服務。

王勃刑滿出獄，心情十分苦悶，想起老父因爲自己的罪案而被貶，心裏更覺愧疚，於是不辭跋涉，要從中原前往交趾探問自己的父親。當他路過江西的時候，舟泊馬當山下，據說做了一個夢，夢中有神人告訴他，說要助他成百世之名。到他醒來，果見舟外東南風大作，一夜之間，把他吹到南昌。是日，當地的都督閻伯嶼，剛巧在滕王閣上大宴賓客，這位都督素仰王勃的文名，便也臨時邀他列席。那一天，正是九月九日，南昌附近的名流巨子，文武官員，以及騷人墨客，大都應邀到來參加盛會。當時，閻都督有一位愛婿，名叫吳子章，平日博聞強記，很有才華，閻都督爲了炫耀這位嬌婿的文才，早一天便叫他做好一篇文章，描寫滕王閣上的盛大宴會，以便到時拿出來，開開賓客的眼界。是日酒過數巡，閻都督便命人捧了筆硯，遍請在座的賓客爲是日的盛宴留題，當時大家都已明白主人的真意所在，自然誰也不敢執筆。這樣經過一番謙讓，紙筆就傳到王勃的身前，他千里遠來，不明就裏，竟就毫不客氣地接了過來，動手要寫。這不但出乎主人的意料之外，就是在座的其他賓客，看到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，居然敢當衆賣弄文才，也都在竊竊私議，認爲他太不自量力，說

他目中無人。

閻都督本來預備好了一個計劃，給王勃這樣打亂了，自然十分氣悶。他不願見王勃代替自己的女婿出風頭，便推說要換衣服，跑回房中；另外叫了一個心腹僕人，站在王勃旁邊，看着他寫作，每寫一句，就高聲報告。他以為王勃的文章，倉猝寫下來，一定不會好到哪裏去，經人一唸，就會引起座客的批評，馬上可以給他一頓教訓。這正是報仇雪恨的一種方法。可是，王勃的文章，一開頭就有聲有色，教這位都督聽了，也不便作什麼指摘，只是無可奈何地說它們是老生常談。過了一會兒，文章愈寫愈有力，到了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兩句，他也不禁驚佩道：「這真是天才的作品！」於是，他登時改變態度，重新走出房中，一直看着王勃把文章寫完。在座的賓客看了，也無不歎服。這篇文章就是有名的〔滕王閣序〕，成爲王勃生平的代表作。

在滿座讚歎聲中，王勃個人的才華，顯得鋒芒四射，自然十分得意。座中只有一個人，卻大爲困惱，這個人就是閻都督的嬌客吳子章，他好好地寫定的一篇文章，竟然被人佔了先，無法再拿出來，心中好不納悶。爲了洩憤起見，他就挺身出來，有意跟王勃爲難，說王勃這篇文章出於抄襲，證據是他自幼就已把這篇文章讀熟了。當時，王勃固然不信，其他的座客，也有幾分懷疑，於是吳子章就從頭到尾，把王勃所作的〔滕王閣序〕，一口氣背誦出

來，果然像是多年前就已背熟了的样子。衆人聽罷，不免半信半疑。因爲王勃的文章假如真是即席寫成的，別人當然不可能馬上把它背誦如流；現在有人背得出來，可見抄襲之說是無根據的了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王勃才知道自己遇到文壇上的大敵。他看出這吳子章有驚人的記憶力，能在聽過一遍之後，就背熟整篇文章，心中也不免暗暗佩服。但爲了證明自己的文章非出抄襲，他也不得不使出最後的一記殺手鐮。於是，他當衆向吳子章致意，表示欽仰他的記憶力，可是同時又表明：他這一篇文章還沒有完，要求吳子章繼續背誦下去。這一下倒把吳子章難倒了，因爲他儘管有過目成誦的奇能，到底無法背出還沒有寫就的文章，於是只好表示全文已完，無法再唸。這以後，王勃就重新提起筆來，在業已寫好的〔滕王閣序〕下面，補上一首詩道：

滕王高閣臨江渚，佩玉鳴鸞罷歌舞。

畫棟朝飛南浦雲，朱簾暮捲西山雨。

閒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？

閣中帝子今何在？檻外長江空自流！

這首詩寫得典雅而雄渾，與文章本身的氣勢，互相呼應，詩文之間，顯得天衣無縫，這

就證明（滕王閣序）不可能是抄來的。當時，自閩都督以下，無不連聲稱賞，大家把王勃的創作天才與吳子章的記憶奇技，推為「雙絕」。不過，可惜的是這篇（滕王閣序）已經成了王勃的最後遺作，他在南昌做了這篇文章之後，就在赴交趾途中，覆舟溺死。其時，他只有二十九歲。天才早逝，對於初唐時代的文壇，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損失。

王勃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職業作家，由於他的文章寫得綺麗，所以請他寫作的人很多，稿費收入，金帛盈積。古書上說他「心織而衣，筆耕而食」，這在中國古代是相當少見的。他做文章時，據說無須費什麼心思，只在下筆之前，磨好一大盤墨汁，然後舉酒豪飲，醉後擁被高臥。等到一覺醒來，援筆伸紙，文章便一揮而就，不必作任何的修削。時人因此稱為「腹稿」。

與王勃齊名的楊炯，生於唐高宗永徽元年（西元六五〇年），卒於武則天如意元年（西元六九二年）或稍後，陝西省華陰人。他也像王勃一樣，是個少年得志的人物，十二歲就被舉為神童，其後授為「校書郎」。到三十一歲，碰上皇太子開學，朝廷就派他出任崇文館學士。後來外放為婺州（今浙江省金華縣）的盈川令，在任而死。他生平恃才傲物，聽人家把他的名字列為「初唐四傑」，就常說自己「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後」。他平日做文章，喜歡將古人的姓名拿來運用，一篇之內，觸目盡是人名，所以時人就將他的文章稱為「點鬼簿」。